

〈三二三二三〉

〈寫不完的詩〉

對窗的外國人剛搬來，買了 IKEA 的置物架

沒有電動螺絲起子他的雙手有力

第一次正常，第二次失敗。白牆生出洞穴

我們躲到裡頭空轉，三二三二三……

第 1 頁，共 3 頁 71 個字 中文 (台灣)

■

參加完舊情人的婚禮，他搭捷運回家。站在二號出口，先將折疊傘不苟地，一瓣一瓣悉心捲起，收進背包側邊，又拉整綠色格紋西裝外套和黑色領帶。確認一切完美，才往地下走，他喜歡讓自己看起來乾淨對齊。

穿越人群需要花點時間，尤其五點半的手扶梯，星期日的人們揣著不捨回家，也才甘願擁擠彼此。靠左，他趕在警示聲響起第三聲時跨步，一次向下二階。默數，吸氣，急迫自己嵌入群眾之中。車門關閉，他跟跄地踩到後方人的鞋，連忙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對方不耐煩罵了一聲。

他羞愧墊起腳尖，拉長身體往上移動，試圖減少自己的體積。為此，他將手上的喜餅禮盒夾緊兩隻小腿中間，一雙手向上抓握手把，仰頭盯著車頂，這讓他在眾人皆低頭的车廂中顯得格格不入。他不在意，反正沒有人在意他，只是感覺冷冽滑過鬢角，以為是剛才那場雨又下。

滴滴滴答答。還有五站到公館，下車後還要搭公車才能到家。對他來說，只要離開大安區就算出遠門了，他一輩子也沒去過其他城市。褲袋傳來震動，不可動彈無聊數手機響幾聲，對方隔兩站各打一通、中間傳一封簡訊：電話響三次、簡訊響兩次。他感到訝異，現在除了詐騙車貸保險健身房，已經好久沒

人鏢而不捨地找他了。到站時又有來電，他收緊小腿、夾好禮盒，像企鵝走路般笨拙地離開車廂。

急忙把夾在腿上的禮盒拿起，緊捏兩條繩袋，還來不及看簡訊寫什麼，他掏出手機停在走道中央。

對面傳來中年女聲，禮貌沈穩：「請問您是林先生嗎？我是慈濟的黃師姐，您 2018 年的時候參加了慈濟的骨髓細胞建檔，現在有位病友的基因跟您配對到了。」

「喂？」右手捂緊手機、左手蓋住口鼻，身體前傾。車身的晃動天旋地轉還在他的腳尖延遲。

「您聽得到我說話嗎？我是說您的骨髓……」

「那個，聽、聽不太清楚，喂？」他試圖忍耐所有聲音。旁邊，現在，裡面。沈悶的空氣將介質纏繞在一起，隨著人體溫忽冷忽熱推擠融合。只要聽見一句話，一句就好，他肯定能理解的。

「有病友與您的建檔相……」

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真的……聽不清楚。先掛掉好嗎？」

按掉紅色按鈕掛電話，低頭低頭低頭。擦了擦臉頰的濕潤他滑下通知欄預覽：

林先生 福安

我是大安區骨髓志工 黃師姐

您於 2018 在敝單位參加了建檔

今有一位病患的基因與您配對上

所以要與之聯絡

請方便時來訊息

無限感恩

大安區骨髓志工

黃師姐 恭敬合十

張開口，他想說些什麼。可又閉上。大拇指僵直在「無限感恩」上方。

五點五十分。他背對人潮，拄著拐杖的老頭、穿著紅色大衣的女子、戴著黑耳環的男孩、被抱在懷裡嚎啕大哭的嬰兒，所有人往扶梯上爬，仰望，與他背道而馳。

沒有人會轉頭看他。他就寧願這樣。

吐氣。

站在這裡是擋住人的出路……幾秒後他感覺到自己的突兀，一股燥熱從腳底竄上，抬頭感覺幾個人從他旁邊擠過、發出嘖嘖聲並且上樓時，有意無意地用餘光斜視他的頭頂。他感覺想哭，想為什麼人們不選擇善良呢？隨之側身、又踮腳尖地，小心甚至瞪大眼睛尋找任何一個空隙，鑽逃到電扶梯隔壁的水泥樓梯。那裡踏實多了。

他雙手蓋住頭頂，只敢盯著自己的鞋頂前進，使得禮盒袋子的兩條線向下垂吊於他的肘關節處，左右擺動。鐘擺答答滴滴滴。

三步併兩步，他想快點回家。

■

〈交換〉

路過一位年輕流浪漢

一頭長捲髮、蓄鬍、沾染油墨的汗衫

以及一疊壓扁齊整的回收紙箱

問他手機號碼，他說他沒有

我問他你是怎麼過生活的？

你是怎麼在沒有內容的時間中度過的？

我躺在路邊看天空

你躺在路邊看天空

我走到路上

你走到路上

我低頭數貓在水泥地上留了幾步

你低頭數貓在水泥地上留了幾步

我聽著人的疾走入睡

你聽著人的疾走入睡

我偷看路邊機車行關在籠子裡的鸚鵡

你偷看路邊機車行關在籠子裡的鸚鵡

我學牠說話

你學牠說話

(交換)

就這樣？

就這樣。

第 2 頁，共 3 頁 209 個字 中文 (台灣)

■

親愛的，你躺在大馬路上，一定有人為你哀悼。你是死是活沒人知道，你自己知道，心裡明白。你殺了我然後讓我成為平面，我為你承擔世界。我躺在大馬路上。

因為我愛你。你知道愛一個人是什麼感覺嗎？我曾經很愛很愛你，直到我連愛這個字都不懂得如何寫……我以為我是懂的。我偷偷寫信給你，我寫親愛的……，但前提是我不會寄出去。我明白那重量，像隕石一樣沈，並且能讓一切滅絕。我寫哪一天信若寄給你，你不接受就燒了吧，我是視時務的人。

我每天讓你開車輾過我，我每天感覺風一點點地將我侵蝕，我每天曬太陽淋陰雨，每天看著塵霧遮蓋暗夜，我每天見人們在公車亭向遠方招手，我每天等待。我忍耐。

我每天等待你走過我。其它人走過我，他們嘲笑指點或可憐悲憫，有人為我補上顏色，身體現形。我默默不語。那樣也不算好心。我躲在這裡，是為了等你那天回心轉意，如果你沒有我，該怎麼活下去呢？我們交換一下，你會好過得多。我願意。

還是像我們這種人都知道自己的命運？即使我驕傲你自卑，可是我們沒什麼差別。可惜我是扁平人物，你是立體人物，我還能多說什麼。

你搭乘公車讓座給母女，從童言童語感受能量時，眼睛不是你的。

你看見人互相踩踏而枉死，看見人無聲的抗議時，眼睛不是你的。

你轉頭見盆地上坡，那條長長的馬路，灰路白線像無限延伸，並且人類義無反顧地朝著路前進，眼睛不是你的。

你聽見父親因病痛哀嚎而你感到心重重地下沉時，當你發現母親染黑髮的次數一年年遞增時，眼睛也不是你的。

你流好多好多淚。可是你心裡想的不是真正的慈悲，你心裡想的是這些東西該怎麼編寫成說服人的事實。

怎麼用筆寫劇本，怎麼用筆預知夢境。

即使你明白一切這一切每年每月每日每夜都是不一樣的，但你還是在一種本質上認為這些地方你曾經來過。

寫寫寫寫看看看看，有人說吃吃吃吃。你覺得吃吃吃吃最幸福，以外都是痛苦。吃好吃，睡好覺，愛好人，做好愛。就是因此感到罪惡。

本質上，你這一輩子，就會這樣過下去。如果有種差別，如果與你的本質有所區別，你能做出什麼樣的改變。

你選擇本質的你還是被創造的你？

一群孩子在大安森林公園玩耍，你覺得他們自由得不得了。

一位老伯敞開夾克騎 ubike 一邊抽煙，你覺得他瀟灑得不得了。

一個殘缺腿的阿姨坐在輪椅上公館捷運站前賣刮刮樂，你覺得她可悲得不得了。

你冷靜，疏離，重組。任由本質看看看看寫寫寫寫說說說說，你一邊吃吃吃吃，淚流滿面。睡前趴到馬桶旁用兩指深入咽喉按住。你想吐，你每天看食物變得面目全非，你忘了今天都吃了些什麼，你咒罵健忘的自己去死，每天，學語般重複。

太初本來創造你，你反對神所以創造太初。你選擇被創造的你還是本質的你？

看過彼得潘嗎？彼得潘的影子好悲哀，他差點要被肥皂水消滅，像殺蟑螂。緊跟時被嫌棄，脫離又被挽留，彼得潘最後選擇本質，自滿地。

影子總比不上自己。你總是看不見我，我妄想縫合我們之間の間隙。

而我卻更怕你看穿我，一切會顯得窘迫。

我被你用力塗塗塗塗。

■
舊情人湊在桌旁，右手舉紅酒杯示意大家。這場婚禮邀不到五十個人，就辦在他們母校旁的中餐廳，整個下午包場。她似要哭出來又笑著，說，啊終於要結婚了，天知道我等這天等多久了。

他坐在「新娘大學同學」桌，一旁有帶小孩帶老婆的，甚至還有帶上貓的。同學們話當年，說結果誰誰誰離婚了、誰誰誰兒子去留學了、誰誰誰怎麼沒來、誰誰誰怎麼來了，最後又到哪裡哪裡可以買到優惠的保健食品。人老了臉皮就會變厚，同學們早沒有當年的青澀，每個人的口才都像大話西游裡的唐僧，永無止盡。只有他眼睛左轉右轉等待別人轉桌夾菜，炸大蝦到面前又上了花好月圓。

他感覺耳朵與下巴連接處的關節又緊了起來。堆笑得太多，張口吃飯喀喀作響。

新郎是他從沒見過的生面孔，頭髮黑又密，不高不矮，書生樣，微笑看著新娘。他搓搓手心的汗，縮緊肩胛骨盯著她，她身著白色婚紗，沒有過多的花樣，樸素優雅。新娘沿圓桌逐著招呼，同學們熱情地喊恭喜恭喜，我們班美女終於要出嫁。

「你怎麼會變成這樣？」她看見他時笑著說，他舉酒杯的手才剛要放下。

「對啊，我們剛剛差點認不出他誼！」

「當年的書卷獎得主，現在都在做什麼啊？」

「欸，這桌就剩你沒報近況了，快講。」

「你是不是當教授？研究員？不然怎麼變胖，哈哈。」

他左手摸摸後腦勺，杯裡空空的，說喔沒有啦，我平常寫……不是，我還在讀博士，我兼很多講師，哈哈。

她湊近碰他的酒杯，說不愧是會讀書的人，她說，好可惜。玻璃清脆的聲響留在他的耳鳴裡。

啞啞啞啞啞……一股無法言說的、那種嘴巴破皮卻蔓延牙骨的癢意從頭頂向下生根。他不知道那是什麼，他什麼都想不到。

情比海深（清蒸海上鮮）、龍鳳呈祥（珊瑚魚翅羹）、滿堂喜慶（綜合生魚片）、金玉良緣（香酥鮮蝦捲）……，眼下剩這些。

新娘到下一桌敬酒，同學們坐下，沒有人再問他。

隔壁女同學在出版社工作，已經做到總編。

對面男同學大學畢業就考上高考，現在已經是主管級，兒子剛考上T大。

右斜方的女同學當全職主婦，經營做便當的社群帳號，下星期要辦食譜講座。

左斜方的男同學提早從會計事務所退休，打算用積累下的豐厚年終到國外壯遊。

啊，他知道了。

那是嫉妒，他嫉妒他們怎麼能如此傲慢，又從容。

想想他也沒有真正與舊情人交往過，牽手親吻不做愛，她答應過他見父母。可是他反悔，她成日只依賴他給予，他柔聲地對她說你真是個沒有目標的人，她哭著跑走。現在他卻感到抱歉了，紅包包了整個月生活費給她。

佛跳牆恰好轉到他面前，他端詳瓷甕上畫的牛郎織女，好粗製濫造。他倏地站起，拿上喜餅禮盒向大家說有事我先走了。揖身拍拍椅背，張口說話也喀喀作響。同學們點頭示意說好吧下次再見吧。他說好謝謝大家我很高興見到大家。

他喝酒了，今晚得搭綠線回家。

■

親愛的，有時候人說出來的話，尤其人在苦難中所說出來的話是最珍貴的，同時也是最沉重的。但是你呢？你成天活在四平八穩的生活裡，你有什麼資格說那些話？太輕了，你的善良太輕了。輕到只有末日時才重重落地。

人因苦難死去時，你去那了？你只是白紙黑字，在雙親贈予的房子裡。

我從你出生時就照顧你，緊緊抱著。我在你落淚時教你找到傷心的原因，在你說謊時教你如何拯救自己，在你走入黑夜時教你什麼叫做光明，什麼叫做正義。

偶爾我在你夢裡動身離開，你深眠而不覺。我提起鞋，赤腳沿地磚的縫隙

前進，以城市的路燈為指北，一路走到你醒。

誰說黑色就是壞的，白色就是無暇的？我經過一個個隧道，牆內的街頭塗鴉字體膨脹，圓圓胖胖粉紅黃綠藍，寫 FREE、PEACE、LOVE，他們多美好又對世界有那麼大的信心，卻被白漆覆蓋。潔白的補漆與醜陋的灰色水泥形成對比，我見字被寫了又塗，塗了又改。黑字白漆，我也是被謀殺的。

你醒來而我新生。我總側躺在你枕邊，看你半閉著眼。我問你做什麼夢了。

你說，我夢到好多好多喔，都是惡夢，害我睡得不好。只是，我什麼都不記得了。

■

〈傘〉

向下綻放的花

遮蔽了所有哀喜

雨水終於自圓心散去

第 3 頁，共 3 頁 234 個字 中文 (台灣)

■

捷運第一出口，穿過第一條馬路，直直走八百公尺，右轉，穿過第二條馬路，直走五百公尺，左轉雜貨店旁的巷子內，走下小斜坡，就能回家。

台北毛毛雨，風推著細軟的雨絲打在西裝外套上、頭髮上、露出的指節上，這種雨最要命的是因為綿而密，能平均地滲入布料，居然比暴雨還令人狼狽。他撐也不是、不撐也不是，猶豫半刻還是拿出傘來。

傘能遮雨，亦能讓他將表情隱沒於傘影下。紅燈停，他不斷回想剛才那通電話、那封簡訊。已經想不起來什麼時候建了檔，2018年，那是幾月幾號幾點的事呢？他捐過發票、捐過二手衣物、捐過錢、捐過血，但都是一時興起（不像母親每個月都固定捐一筆錢給慈善團體），捐骨髓這種大事，他一定考慮再三。現在，他卻突然不相信自己了。

他又不自覺地咬緊了牙齒，上次醫生告訴他，他晚上一定磨牙了。細尖的犬齒被削成鈍面、牙骨偏斜而吃飯時容易咬破牙肉，舌頭掃過疤痕凹凸凸凸，一個用力的哈欠能引發偏頭痛。醫生說，放輕鬆，人生沒那麼難過。他想起四年等來骨髓的病患，好不容易找到他了，卻要因為他的遲疑、怯弱，而錯過可能重生的機會。可是，他有資格擔負別人的生命嗎？他一直信仰善良，將兩個字一年一年寫在日記封面上，但當他要面臨選擇時，卻不知道那一方才是正確的。他想，只要聽見一句話，一句話就可以，他一定能理解的。

如果他見得到那個人，如果他親耳聽見，或看見那個人的苦難，他就能下定決心吧。他拿出手機想回覆那封簡訊，點開回覆框，姆指猶疑。

要說什麼呢，告訴黃師姐他貧血，所以捐不了嗎？

綠燈行，人們走，他也抬起頭。下雨天很多人等待，等待綠色信號，紅橙黃綠藍靛紫在初冬的晚上六點，一朵朵傘被調降了飽和度。他想，如果我是上帝，能救贖眾人，如果我就站在雲頂之上，如果……

如果能站到最高的位置，這條街的景象會變得怎麼樣呢？斑馬被人們宰割，將皮鋪展在這座城市的核心，每個人走過這裡，他們自以為是地將街道以動物命名，像是擁有了隨心所欲的權力。人對腳下不屑一顧，除非踩到狗屎，他們會低頭罵一句髒話，然後繼續看向遠方。

前方綠色秒數跳動，兩秒一拍。他走到一半，突然再也動不了。三十二，三十一，三十，二十九，二十八，二十七……如果他不是站在這裡，他會看見雨打落所有盛放的花，成為一個個鐘型，他會看見那些花，不斷交疊碰撞著，他會看見，如果他不將傘舉起，越過頭頂，沒有人會看見他的表情，沒有人會，借他，過去。

他虔誠地舉高手上的傘，如同供香。香灰在最後一秒離心滑落，紅色的火光閃爍了又熄滅了。

三，二，一。他只聽見，寺廟鐘聲響。

如果他不在回家的路上。

■

親愛的，你快要到家了，今天你會突然想去一趟便利商店，所以繞路嗎？

捷運第一出口，穿過第一條馬路，直直走五百公尺，右轉，穿過第二條馬路，轉角有一間小七，你偶爾會因為嘴饞，進去找友善時光或零食買一送一。

你在結束兼課、或著出遠門歸返時，會選擇散步代替騎腳踏車回家。夜間的黑暗保全了你的罪惡感，當你走在康莊大道，感覺陽光過於溫暖，令你感到慚愧。你害怕那些被你殺害的人來找你報仇吧？我懂的。

我很期待你的散步，以及每個挑燈的凌晨四點，我在你身後靜靜的踉伏著，佯裝一隻黑色的貓，那是我最幸福的時光了。你在桌前盯著電腦，數著幾字幾句，想不出東西時便習慣以手背捂著嘴，像在親吻自己。那溫度是種刺激，尋求文字的高潮。算計手指移動的長度，在何時何地要按下鍵盤，一種著迷地進入。

這個世界，好像僅僅靠著一盞燈火，僅僅存在，就足夠你去愛。

我知道那時你一定清醒著。

我正走在你的身後，小心翼翼地保持距離，深怕落下的葉向你告密。你買了一罐啤酒，走出小七，打開傘，準備穿越馬路到另一頭。我看不見你的表情，今天的你做了什麼？等到了什麼？聽見了什麼？說了什麼？決定了什麼？後面的後面傳來一位老婦人的聲音。

老婦人身著桃粉色羽絨夾克，左手提著紅白塑膠袋，窸窣窸窣，裡頭冒出魚腥味；她的右手捏著耳垂，一頭灰色與紅色染劑交雜，束成懶散的馬尾。她念念有詞，她說，對啊，反正銀行也不會給我錢了，沒有人會讓我們這種人吃飯的。我早就沒飯吃了。去年我媽過世，她活得好聰明喔，把錢全部給了弟弟。我們這種人，不可能得人疼，什麼社會啊……

你以為她在講電話，但你撇見她空裸的耳。你感覺她的眼神一直向你前進，你不敢轉身。你聳起肩膀快步走過她面前，脖子歪一邊夾住傘，雙手摀住耳朵。她在背後喊就是你這種人！你最抗拒不了這樣的乞求了。曾經舊情人也

對你說愛我，我沒有其他人了，沒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。老婦人追上你，她罵幹你娘啊，你媽沒教你要有愛心嗎？

「你是要看我餓死嗎？」

你決定無視她，越走越快，逃跑，喜餅禮盒的提繩在手臂間左右滑動。剩下幾公尺就到了，剩下幾分鐘就是……

你看見一隻貓矗立在圍牆上，看你一眼，輕輕地跳向屋頂。你看見前方轉角有熟悉不過的反光鏡，兩個圓形，像眼球對稱，想要逃離中心，往坐右拉扯。你看見那雙眼睛裡，倒映著老婦人的身影，與自己。

一個撐著傘提著喜餅，稀疏的染過黑色的髮塗滿太多髮蠟而顯油膩、往頭頂中央靠攏以遮蔽光禿的四十五歲大叔，襯衫整齊地紮進黑色西裝褲裡，腰間的脂肪膨脹著，汗水浸濕你的腋下、脖頸與腳底。像一個心虛逃跑的小偷，好狼狽。

圍牆的對面就是你的家了。你只要走進去，一天就結束了。

你把傘收了起來，讓傘葉參差露出背包側邊。你拿著喜餅，袋上大大的愛心圖案是反光材料，刺進你的眼，你還是準備從圍牆翻過去。那道圍牆上，糊了水泥的部分插上許多酒瓶碎片，像你還未鈍掉的犬齒。你想反正只要能回家就好，還有家可以回是最重要的。

你不敢看所以閉上眼睛，計量好沒有碎片的位置，握緊拳頭一口氣翻了過去。

你感覺小腿被什麼東西擦過，痛痛癢癢。你站在家門前，轉身確認老婦人走了沒有。她還在原地，並清楚看見你的表情。她突然跪了下來。

我們之間，本來沒有這道鴻溝。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呢？

「拜託你，讓我吃飯就好，沒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……」老婦人捂著臉說，從指縫傾瀉出淚水高亢的語句，「但不要看我……不要看我……我那麼醜……」。那種聲音更像是一個十八歲的少年發出的，好像隨時因為敏感而要去死，那種脆弱。怎麼人老了還是這副德性，你想。你盯著她。

你再也受不了。你吼——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……要六點半了

我要回家把垃圾拿出去倒你能不能體諒我？六、點、半、是、倒、垃、圾、的、時、間、了！不、要、再、講、了！我、求、你、了！

已經六點半了。垃圾車該來了，你該回覆黃師姐了，你該回家了。

垃圾車要來了。遠處傳來給愛麗絲，無限循環，你記得簡譜上的指法寫3#23#23。三二二三三，你到達不了一，你要怎麼做選擇。沒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了，老婦人大聲哭喊。

活得好，或著不好，活得善良，或是不善良，人是有選擇的。可是常常只有一個。

■

十八歲時他與父母親出門散步，回家途中會經過一條道路，寬寬的路分成兩邊，一邊撲滿地磚、另一邊刷滿綠色油漆，畫上騎腳踏車的標誌。父母親不在意兩邊的隔閡，自顧自地走在綠色的路上。他頑固地說，行人該走地磚，不該走腳踏車道啊。父母親笑他過於老實，路就是給人走的，有什麼關係？但他喜歡看那些標誌，那些白色油漆畫人影——騎車、大人牽小孩、行人走路。他篤信那些白色的人影，是城市秩序的領導者。多整齊。

現在他卻蹲下，感到恐懼地哭了起來。起初是壓抑、無聲地，但鼻涕和眼淚阻塞了他的呼吸，垂涎落地，他大口喘，那種哭聲令人心驚。他聽見了，他看見苦難了，一切在他眼前發生，他卻無法理解了。他能做什麼，他能選擇什麼，他還要遵守秩序嗎？他還要小心翼翼地，沿著白色油漆的形狀前進嗎？眼前有幾條道路，難道他連這麼簡單的秩序都維持不了嗎？

老婦人又說了幾句話，他聽不清楚，手機在褲袋裡響了起來，給愛麗絲越來越近，他記得，都卜勒效應，相對運動使兩者距離改變，因此頻率改變，來到這裡，小調一瞬間變成大調。

他想念起走在路上互相扶持的父母親的背影。

有人從背後抱住他，他感覺身體被縛緊，水龍頭被用力扭到最底，讓水再也打不開。在這個混亂的時刻，聲音也被鎖上，埋在臂彎裡的一雙眼除了濕潤什麼也感受不到。他竟然有了下筆的衝動……

「你什麼時候才願意學學我，也從夢裡逃走呢？」

「你長得那麼醜，只有我願意看你。」
「你卻再也不正眼看我了。」
「我每天等待你，真正看見我。」
「把自己活得那麼辛苦，幹嘛還要對生活有期望。」
「所以你那有什麼信仰，你只是一個噁心、偽善、完美主義的失敗者。」
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。」
「你看看跟你一樣醜陋的我。」
「你看看跟你一樣失敗的我。」
「你看看你。」
「垃圾車要走了。」
「老婦人要走了。」
「黃師姐要走了。」
「我也要走了。」

他需要白紙與黑色原字筆，他需要把一切寫下來。他抬起頭著魔似打開背包打開喜餅打開雨傘，扒扒扒現在好像他才是活不下去的流浪的人，尊嚴……他喃喃，抬頭望家們外他種植的虎尾蘭，十年前他從建國花市買了回來，現在分了幾十株，昂頭挺胸牠們活在這裡。他從盆栽裡頭挑了一塊尖銳的石，在柏油路上刮呀刮呀刮，寫到第三句他想起，下午離家時，他把家裡鑰匙放在了洗手台的置物架上。家裡兩道門，紗門忘了鎖，鐵門一關上就會自動鎖上。

他站了起來。雙手交叉在胸前，類似下潛時的預備姿態，因為手指過於用力而在手臂上留下幾個弦月形的印記。他轉頭望，掂起腳尖，身後、對街空無一人。只有地上自己的影子，被路燈拖得好長好長……